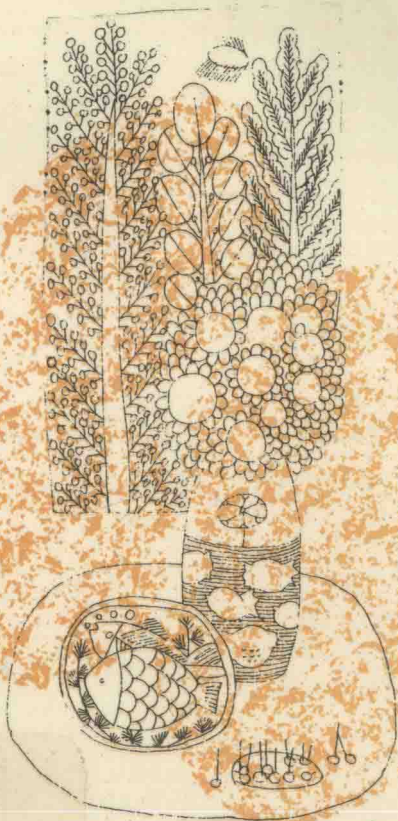


美的花絮

郭 枫 主编



● 全国中青年精短散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

美的花絮

主 编：郭 枫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全国中青年精短散文征文 选萃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 问：范希文 邢文国
主 编：郭 枫
副主编：王景丹 佟桂先
 郭轶刚 张晓南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由 莉 孙 毅 乔 瑛
郭雪菲 樊征昉

美的花絮

郭 枫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省东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1/2 插页 2 字数 178 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0—5000

ISBN7-5306-0626-3/I·545 定 价：7.00 元

再 版 前 言

《全国中青年杂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全国中青年精短散文征文选萃系列丛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面对中青年杂文、精短散文作者征文的基础上，在应征近万篇来稿中进行精选精编的，共分11集，即杂文选萃系列包括：《枫叶集》、《潮头集》、《嫩草集》、《寸心集》、《地火集》、《春草集》等6集；散文选萃系列包括：《大地散笔》、《碧野情思》、《天南海北》、《美的花絮》、《芳草地》等5集。共160余万字。收进《丛书》一千余篇作品中既有名家名作，也有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的精品，文章短小精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猎面广，时代感强，可谓荟百家之精萃，集名家之真品，熔思想艺术性为一炉，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不同凡响，独具特色，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全国杂文、精短散文名篇精品的全貌。

两套《丛书》面世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几十家报刊纷纷发表书讯书评，称两套丛书为：“两朵文苑奇葩”。许多读者来函来电求购《丛书》各集，今应广大读者热切要求，两套《丛书》重印再版。

综观全书，其特色突出，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收编《丛书》各集的优秀作品基本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过，文章短小精悍，风格迥异，或鞭鞑丑恶，或歌颂真善美，

或婉婉，或豪放，不拘一格。倘您信手翻阅每一集，犹进千姿百态，争芳吐艳的百花园；一饱眼福，无不为或隐或现的时代气息所感应。可以说，她是对我国当代青年文学创作的一次成功的检阅。

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收编《丛书》各集作品看，古今上下，天南地北，五行八业皆涉笔成章，经国风云，茶酒余事，是非曲直，无所不成文，透过作品，实乃情在文中，意在笔外，读后给人以启迪。

三、群星辉映，名篇荟萃。《丛书》所选精品均来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面对全国中青年作者征文，从万余篇来稿中精选出来的佳作。入选作者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可以说360行，行行有人为此而运笔，既有职业作家，又有业余作者，还有青年学生，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充分体现了《丛书》的时代感。

四、体系科学，结构严谨。纵看《丛书》，以当代改革大潮为径；横看，以中青年优秀佳作为纬，分集独立成书，互为联系，篇尾附有作者从笔小传，便于读者与作者沟通，体现《丛书》编排设计的匠心。

作为中青年作者的作品，有其积极特点突出的一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也有受其客观阅历的局限，有的作品显得稚嫩，不十分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他们不断地辛勤耕耘，在肥沃的中国大地上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郭 枫

一九九六年元旦

目 录

再版前言

故梦对歌三支	杨四海(1)
桥	王黄来(4)
我的父亲	徐 恺(6)
邻家男孩	袁家祥(9)
祖母	陈学书(10)
赶海	杜光华(12)
海岛水仙花	蔡明坦(15)
至爱无言	王天琦(17)
大墙内外师生情	冯殿礼(19)
芦毛鞋的回忆	许贞宗(22)
美的思絮	赵凤章(25)
莲妹	江云明(26)
系一个草结	莎 金(28)
老枣树	张银枝(31)
过客	滕久楨(33)
绿叶	小 雪(35)
这坡 这楼 这主人	成 平(37)
母亲	李茂盛(40)
我却再也没有哭过	南 村(43)

童年	王建平(45)
私语	赵家新(47)
兰花女	江 海(50)
万岁!老山精神	水 源(53)
水库溢满总理情	魏 金(55)
母亲	宋怀乐(59)
嫂嫂	廖美群(62)
爱的旋律	黄剑郴(64)
流淌在心弦上的爱	王亚敏(66)
校园里那一座新楼	郑利群(70)
郑老师	于向平(73)
屋后有一块青石板	侯长林(76)
寂寞也有超然美	郑平平(78)
征求意见记	甘尚松(80)
黑色的境界	胡维纲(83)
黑的帆	杨新荣(85)
血染的诗篇	邓秀平(87)
陌生人的问候	鞠 瑾(90)
鬓先秋	沈宝新(92)
小屋	王忠民(94)
上夜班	廖建平(96)
小街口有一个凉粉摊	陈 英(98)
年夜	李 明(101)
孩子与母亲	童晓媛(104)
山巅,那棵青松	王东厚(106)
白色的蒲公英花	关继媚(108)

春雨礼赞	胜利(110)
“跳槽博士”漫记	王守信(112)
她留下一片绿色	陈彬文(113)
“三·八线”上	李克富(116)
报春花	张勇(118)
嘉陵江,我的母亲	王万满(120)
礼物(外一章)	赵剑伟(122)
送你一片云	樊尧(124)
追赶生命	胡冀京(127)
一个普通女人的奋斗	李茜(129)
父亲	侯志明(131)
池塘	狄邦祥(134)
永恒	刘璞(136)
感谢生活	段红(139)
甜甜的歌	张旭初(142)
古铜色的思念	张志宏(145)
杏花,飘逝了	王山(148)
虹	朱晓明(150)
山桃花	齐秉河(152)
花坛	何立杰(154)
白莲村	潘成欢(156)
山大爹	王勇(158)
小城街口的红绿灯	钱新胜(161)
烧大炉的合同工	胡念川(164)
可怜天下父母心	阙百鸣(165)
父亲轶事	张金生(168)

父亲.....	陈 坤(171)
康复后的喜悦.....	徐亚东(172)
我曾是一个兵.....	林 辉(175)
安谧的夜.....	王守锦(177)
山屋·阔叶藤.....	张爱国(179)
祭英灵.....	黄汉光(182)
燕子的思念.....	陈芳鹏(185)
“娇子”之路.....	王正军(187)
触及我心灵的.....	王以宁(190)
故乡的柳笛.....	冯彩章(194)
抹布.....	张若锟(197)
我认识她后.....	王新林(199)
九生婆.....	汤一阳(202)
乡情.....	曲世源(204)
静谧的团圆节之夜.....	王成明(206)
夜访仲星火.....	吕国龙(209)
红主腰.....	刘慰曾(212)
小河悠悠.....	王 树(216)
校园,那弯弯的小路.....	袁 军(219)
我又坐在课桌前.....	陈 维(220)
夕照颂.....	魏传广(223)
荷塘边的情思.....	周兴智(225)
天桥和鸟床.....	林斌龙(227)
凌波仙子.....	连中福(230)
妈妈.....	徐予倩(234)
教师的心.....	陈玉生(237)

母亲.....	王 玉(239)
党啊！您是我慈祥的母亲.....	刘东祥(242)
苗寨春暖.....	黄永邦(244)
周总理的笑声.....	马根科(247)
肴香赋.....	徐 速(249)
贩鱼的女人.....	孙志宏(251)
轻轻的吻.....	刘玉琦(254)
分手在雪天.....	朱斗峰(256)
军人的歌.....	陈 灿(258)
鸽巢.....	王 燕(260)
是谁殷勤问归处.....	苏 敏(262)

故梦对歌三支

杨四海

青楼乡，天柱山下一凹地，我插队的地方。在那里，我曾成为一名“歌唱家”。

山乡生活很寂寥，学生中有许多人爱唱歌，但大多数是野腔野调地吼；方圆十数里，我和云南下放的学生董茂冬算是公认的好嗓子。

1975年一个冬日，几个同学邀我过河来到上海学生落户点前进大队。那晚我喝了不少加桔汁的山芋酒，脸有些白；小董也喝了很多，脖颈与脸庞就象给晚霞染红了一样。几个上海女学生邀我与小董唱歌，开始我俩有些做作，表示头晕和嗓子疼，唱不出来。后来在一位叫姚安生的姑娘活泼、明亮眸子的鼓动下，就唱了起来。再后来小董推说头晕去睡觉了，我就一支接着一支地唱。当我唱完杨白劳的《扎红头绳》时，我和大家一瞬间被一种奇异的声音吸引过去：一个女人如同夜莺般的歌声自空旷的田野传来。我们不由得走出屋子，站在闪烁的星空下，望着传来歌声的方向，都有些迷惘的样子。那姑娘唱的也是《扎红头绳》中喜儿的一段。她的嗓音很美，柔和中似乎包藏着一种秘密，这和歌剧中喜儿唱腔迥然相异。姚安生说：“这是谁在那儿作你的女儿哩？”我笑着答：“不知道。”过了一会，姚安生突然间惊诧地说：“象是在你那儿唱。”我有些吃惊：那

姑娘的歌声确实传自我插队地方——鸟窝队。我禁不住那样一种诱惑，便唱第二支歌——《知青之歌》。歌词有两段，我用高腔唱得极缠绵。那歌词后一节是这样：“一个人静静地走，眼泪默默流，眼看秋去冬将来，你我总碰头……”唱完后，我沉沉地坐那里盼着，有那么一会儿，姑娘的第二支歌就飘过来：“你和我曾有过无数幻想，如今它失落在陌生的地方，人说春城永远是春天，我却无处播种希望……”在很长很长屏息后，姚安生问我“她是谁？”我轻轻地说：“不知道。”姚安生又问：“你是个女知青，我是个男知青，请问姑娘一句话，交个朋友行不行？”再下面的歌词是合唱部分，奇异的是，我和那位合作者在一瞬间同步唱出了下面歌词的第一个字或者说是音符：“我俩就象天边的星，天各一方相辉映，盼你走进我的心，安抚我这苦命的人。”

唱完这首歌后，我感到特别地累。我们围着桌上一盏闪烁且暗红的油灯，又坐了很长时间才去睡。可我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我便悄悄赶回了鸟窝村，可是我已经来晚了。房间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摸了摸被里尚有些余温；我塞在床垫下的两双臭袜子也被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铁丝上。一时间我感到一种激动人心的暖意，这暖意陪伴了我好多日子。我还看见桌上用一块小小鹅卵石压着一张纸，上面写道：“小杨，昨晚顺路来拜访你和你的歌声。你不在，我按知青行规托开了你房间的门。后来我们用歌声相识了，这很有滋味。你如果想要知道我是谁，我相信，只要我们喜欢唱歌和有过共同命运，日后会见面的，另外，你的袜子真脏，满屋臭味，我翻出来给你洗了，你以后可得注意一点个人卫生。一个会唱歌的女知青，1975、12、4。”

我很惆怅地将我知道的会唱歌的女知青排列着，可我终于不能判断来访者是谁，或许我根本不认识她。15年过去了，每每我快乐或寂寞中便要唱一些歌时，那“对歌”情景就会撞击着我已不年轻的心。前两天我买了一盒磁带，上面12首歌冠名为“知青珍藏歌集”其中有几位歌手的嗓音与我对歌的那个“一个会唱歌的女知青”，非常相似。由此我产生了一个似乎不太合理的推想：“一个会唱歌的知青”会不会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

(原载1990年3月14日《安庆日报》)

杨四海：1955年生。现在安徽省安庆航道旅行社经理室工作。

桥

王 黄 来

巍巍的大别山腹地，藏卧着一家 60 年代的兵工厂。

横穿工厂的一条大河，象一条玉带无情地把躲在山旮旯里隐隐可见的厂房和职工宿舍一分为二。兵工厂人习惯地将工厂河以东的部分叫河东，河以西的部分叫河西。

在河的中间，有一漫水独木桥，连接着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驮着来来往往上下班的老一辈兵工战士和他们生产的兵器。60 年代末，一场无情的大水，把小桥洗劫得无影无踪。据厂史载，那年的大水，工厂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还死了人。于是人们诅咒这该死的河、这该死的桥。

后来，一座宽 30 米、长 200 米的钢筋混凝土石拱桥飞架东西，于是“天堑”变通途。照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托着老一辈及第二代的兵工战士和他们制造的兵器。当然，除此以外，在这个偏僻的山沟，有这样一座美丽的桥，无疑给工厂增添了不少的风光。

到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这个山沟。于是这座桥又派上了新的用场——露天的恋爱公园。特别是当夏秋的夜晚，一轮明月象银盘似的悬挂在当空，把银辉洒向河水、洒向桥面。桥面上一对对情侣，互相依偎着吐着恋情。桥的下面，汨汨流淌着的河水，拍打着乱石，有节奏地唱出歌声。

夏秋的夜晚多么惬意。于是人们赞叹：多好的河！多好的桥！

80年代末，随着中央军转民的战略部署，一批批兵工战士飞出深山，走向都市。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遨游。

然而，这座桥仍象往常一样横跨在河的东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象一位忠诚的卫士经受着河水的洗礼，象一位忠于职守的导游，向来往行人一遍又一遍地倾诉着这里的历史。

人们看到了这座桥，就想起了兵工战士的创业史，兵工战士在回忆往事时就自然地想起了这座桥。

啊，桥，兵工战士创业的见证！

啊，桥，历史的见证！

（原载1990年3月13日《安徽工人报》）

王黄来：男，1962年生。安徽省国防工办皖中机械厂办副主任、助理经济师。

我的父亲

徐 恺

好长时间了，一直想郑重地写写父亲，这念头其实是自打他老人家心平气和地躺在了散发着特殊芳香的泥土里以后，就在我的良心里涌动了。——念头再进一步便是欲望。欲望不能老是闷在心里。因为时间这鬼东西喜欢让心、欲望和感情之类的劳什子发酵，老憋着，容易酸。

但是作为一个儿子，我有权把话说得跟父亲一生的为人一样忠厚、老实。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不起眼的那种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卑微。他不识字，直到离开人世，他所有的“学历”，也不过是刚好不会把他自己那笔画不算复杂的名字认错罢了。但他为这事并无几多遗憾。那时，他常常带着几分满足的神气对我们说：

“解放前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山响，咱家多少辈人里没一个念得起书的。到了我这辈儿，我就心里发狠：就是砸骨头渣儿卖，也得供出个识文断字的……”说到这，父亲照例是顿一顿，然而，再一成不变地发出那句让人伤情的感慨：“论想念书，我心更切呀！但有啥法子，谁让我是大哥呢！”那情态，真不亚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虔诚的基督徒。

祖国解放前夕，父亲从山东老家来到本溪煤矿。他正直忠

厚，富有正义感，在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很快入了党。建国后，父亲曾在他所在的那个拥有8个工人、3个党员的工作班组里，连任了3年党小组长。这是他一生政治史中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从生到死所当的最大的一次官。

在我的感觉里，父亲永远是个“乐天派”，虽然在那个畸形的“十年”中，他也曾有过迷惘和忧虑，甚至恐惧。但他不知为什么，老是执拗地相信“国家不能老是这样的”。于是，他依旧一丝不苟地去“下井”。

记得那时候，每逢冰雪封地的季节，父亲下班回来，身上总是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可当母亲抱怨他“死心眼儿，下班时就不会拽根帘子棍儿拄一拄”时，他又总是立即认真起来：“你懂啥？那是公家的，你拄一根，我拽一根，日久天长还得了？再说咱是在组织的，哪兴那么做……”

我从没听父亲说过他是“党员”，他差不多跟好些没文化的人一样只会说自己是“在组织的”，并且死心塌地地用这个“组织”来约束和衡量他自己的工作、生活与为人。他病重那会儿，我正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有一次我冒雪回来看他，提到我已私下为他在乡下订好了一份“一二三加五”的杨木料子时，他哭了，那样子既象是感伤又象是快慰。俄顷，他示意我扶他坐起来，吃力地但很认真地对我说：“孩子，你的心意爸领了，可你必须把那东西退了。人家中央领导老了都要炼，咱还有啥资格弄棺材呢？人一死本来就啥也不是了，还讲究那些干啥！再说，爸是在组织的，不能给组织抹黑……”我也哭了，其感受却是不折不扣的既感伤又快慰。

遵照父亲的意愿，我把那份料板退了。由于他临终前一再叮嘱我们在他死后千万别去“麻烦组织”，因此连送他去火葬